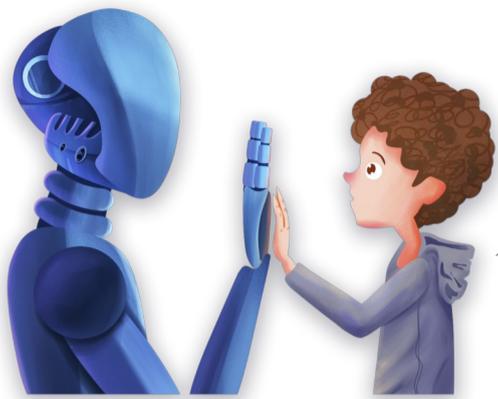


科普文学



科普!你说出一个词
多少岁月越过了无数大山
它由汉字组成的笔划
成为你漫长生涯中坚厚的部位
生动,摇曳如不灭的火焰

科普工作者

■ 梁德荣

人类文明的点点星光
在你的手上集聚,又捧送给众人
你把智慧凝结出的宏大结构
化成雨水和阳光
融入行走的世界
一个身影,带动起一群身影
一个声音,引吭出更高的声音

需要耐力和持久的精神
道路永远在前方,唯有前行
把手上的种子撒遍八方
荒芜的土地能植出太阳

流失的江河能再开浪花
那些次第展现的城市,乡村
那些道路、高楼、水塘、村舍
就是我们真切灵动的南方
或者祖国

几千年的历史瞳孔和飞翔的梦境
孕育出科学枝头上鲜艳的花朵
在顽强的行进中担负起时代重任
在神奇的土地上抒发豪情
纯洁厚重如崛起的浮雕
那是你生命的底色

这个夏天

■ 廖天元

8月21日。我来到办公室,为即将召开的会议作准备。早已立秋,处暑也至,期盼的凉意但还不知踪影。

坐下来,赶紧打开空调。这一个多月,全靠空调“养”着,不由想到儿时的夏天,没有空调的时光。井水西瓜、蒲扇、竹凉席、蝉鸣、蛙鼓……在童年的记忆里舒展盛开,当然还有在堰塘戏水玩闹的自己,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。

童年一去不复返了。面对高温天气,心头很是压抑。这个八月,防汛防着防着变成抗旱。我总有一些担忧,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。网上的声音也很是嘈杂。有人说,请珍惜未来几十年中最凉快的一年。这骇人听闻的言论,难免有夸大其词的嫌疑,但我似乎无力反驳。我感同身受的是,当下气温确实高得离谱。

我把空调默默调到27℃,然后看桌上的文件——紧急、秘密,关于新冠肺炎疫情。文件没有看完,电话已经响起:全市召开疫情防控紧急会议。猝不及防!高温、疫情,不由分说交织在一起。

妹妹打来电话说,超市里已经水泄不通。然后,她转发来两个视频。一则,超市里人山人海,人们拿着口袋,麻利地装着各种蔬菜。另一则,是两个老人为了一篮子土豆争执起来。

妹妹问我:“什么情况?”

我装着什么都不知道——其实对事实真是一知半解。

但是我理解他们。当人们面对未知的时候,有几个能做到淡定平和?中国有句俗语,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换一个角度,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举动。只是他们不知道,物质供应工作,其实早有预案,超市的绿色蔬菜,一直会源源不断。

中午会后,发生疫情的区域宣布静态管理。这个病毒,啥时才能结束?

群里,有人忍不住埋怨。很快,有人把第一例的活动轨迹发了出来,还包括第一例的朋友圈和照片。分析活动轨迹,似乎是能迎合一部分人偷窥的欲望。有人说,她一定隐瞒了行程。有人断定,这里面涉及桃色新闻。故事有这样的元素渗透,自然有人兴奋的由头。

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远隔千山万水都没有什么秘密,但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深信。技术改变了文化,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。让人可信的,原来是有图有真相,PS技术的诞生,又让人眼见不一定属实。

我相信,第一例绝对会对公安机关感激涕零。因为公安机关很快发出声明,说第一例外出旅行是造谣。只可惜,疫情的传播确是实打实的,不以人的侥幸停止,更不以人的善良作罢。但在疫情的重围之下,人的善与关怀,就像尘埃里开出的花,清淡素雅。

昨晚10点左右,朋友到市中心的公园做核酸检测,不料身穿厚重防护服的“大白”中暑昏倒,朋友与家人立即驾车将“大白”送到医院救治。朋友在朋友圈的留言:……为我,你拼了命;为你,我也要拼尽全力。让人眼底湿润。我给朋友打电话,询问“大白”情况,朋友笑着说,已经恢复正常了,小区门口卖水果的小伙子还送来了几斤脐橙,让我转送给“大白”……

我豁然明白,固然病毒可以传播,而爱与善,也可以生生不息。

酷暑炙烤终于消退下去。天气渐渐转凉,雨水也慢慢多了起来。街面上,恢复了许久不见的人头攒动。满大街的人,几乎都在传递庆幸和轻松的信息。然而面对此情此景,我的心却从之前持续炎热的烦躁状态,悄然变得有些揪紧的感觉。

我突然想到了此时的乡下,想到此时的老家,仍在耕作庄稼,却已年迈的父母。

父母一辈子都在和庄稼打交道。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,除了种庄稼,他们没有更为熟悉、更为习惯的活计。我在小时候,一度羡慕过的同龄伙伴中,有人的父亲是木匠,稍有农闲时间就出门给人打家具。嘴角叼着卷烟,眯眼斜视被脚踩在面前的木头,“嘭”的一声轻飘飘地弹印出墨线……那时的木匠,多么令人艳羡啊。反观我的父母,整年三百多天里就没有哪天闲过,不论天晴还是下雨,都起早贪黑,要么是上坡、要么是下田。

父母的这种劳作状态,从我有记忆时开始,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。即便双双都是快满七十岁的老年人,父母至今也不愿意放弃耕作。几年前,我们兄妹几人就劝父母不要继续种庄稼,他们没有答应;建议他们少撒两斤谷种、少种几亩耕地,他们没有答应。在一次团年饭桌上,父亲好不容易松了口气,向我们表态“那今年就少种点吧”。然而到了栽秧时节,打电话回去问母亲,他们预备的水稻田依然是五六亩。

父母心疼土地,舍不得好好的田地荒芜。我们兄妹三人的户口随外出念书,从村里迁出来了,承包田地也减少了。村里有人外出打工常年不回,托人带话希望有人代为打理水田,父亲就从中拣了三两亩离家不远的,耕种起来。工作所在地距离老家两百多公里,一年间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不多。每次给父母打电话,听到的是“今天把牯牛堡地里的苞谷底肥挑齐了”“落蛋丘的酒谷(糯谷)栽完了”“在沙地塘扯花生地里的草”……眼前浮

父母的耕种

■ 朱芸锋

现的,是炎炎烈日下,或绵绵细雨中,父母饱经沧桑逐渐老去的面庞。

我们很担心的是,父母长年累月地劳作,损害他们的身体健康。老家村民当中,这样的例子也不少。有的由于忙于地头活路,忽略了定时三餐饮食,临到老了胃就出了问题;有的常年劳动负重,骨骼、关节结构出现异常;有的平常没见有大病,冷不防却一头栽倒在水田里……父母对我们的这些担心,却是轻描淡写地不以为意。面对他们列举出来的另外一些例子,比如谁家婆婆保持劳动,到了九十多岁身板依然硬朗,谁家公公没做多少重活,五六十岁就常年卧床,我们反而无言以对。

更让人焦虑的是,父母在农事花销当中,体现出来的“宁让人受累、不愿多花钱”的固执。每年春节离家前,我们都和父亲商量,栽秧就请人采取机械作业了吧,答应他是答应了,但到了栽秧的时候,仍然是他和母亲人力栽完五六亩田。到收割稻谷的时候,我们兄妹几人先后提醒父母,今年一

定要用收割机了呀,答应他们是答应了,但再过几天问他们,回应是“我们再割两三天就弄完了”。我们曾经反思,父母如此在意耕作,是不是因为粮食可以换来经济收入?但是看他们用汗水和岁月耕种出粮食,在收获管理上却粗枝大叶,对子女后代人的花费更是十分舍得。

和往常一样,今年虽然和父母有过商量,但我们对他们花钱用收割机抢收稻谷,还是抱不抱期望。果不其然,临到高温晴热气候即将结束,心怀一丝侥幸的我打电话问母亲谷子收割情况,得到回答“还有四五天就割完了……”言语间还是那么淡然,还是那么让人无奈。

也有人善意开导我们,不要过于为劳累的父母担心。“保持劳动状态,反而有益老年人健康。”他们这样说。即便如此,我们每次回家,将大包小包的新米、豆子、花生,把轿车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时候,心里总会掠过几丝莫名的凄惶:关于耕种,来年如何再与父母商量?



孝子饭

■ 谢子清

宜兴有一种孝子饭
孝心显然是双重的
那是一位孝子把智慧藏在米中

掺进思念和担忧
让一碗黑米饭躲过狱卒的盘剥
送到蒙难的母亲手中
这个故事明显温情大于悲情
一次次穿过时间的滩涂
松软甜糯的孝子饭
让人轻易尝到一座城市的味道

世上所有的米
其实都是有孝心的
她们感恩田土收留
感恩阳光慷慨雨水温和
感恩季节的手轻盈而柔美
拔节、分蘖、抽穗、扬花
绝大多数稻秧修成正果
变为一粒粒饱满的谷